

编者按

海浪奔涌日月湾,冲浪已然成为万宁独具魅力的滨海新时尚。浪潮之间,一批少年健儿踏浪而起,怀揣梦想驰骋碧波,在赛场挥洒青春汗水;也有幕后从业者默默坚守,以手艺与匠心为冲浪运动保驾护航。

双胞胎少年与浪共舞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



林天鑫(右)和林天磊(左)兄弟在冲浪。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组委会供图

在刚刚落幕的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冲浪比赛中,14岁的双胞胎兄弟林天鑫和林天磊夺得U15组男子长板接力赛第一。他们进入海南省冲浪队后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,即获一金一银(U15组男子长板接力赛金牌、U15组混合长板接力赛银牌)。

首次登上省级赛场,面对正式比赛的节奏和对抗,兄弟俩起初难免紧张慌乱。但到了最后一场,两人逐渐找回状态。“我们的配合打出来了。”哥哥林天鑫说。

兄弟俩是万宁礼纪镇茄新村人,2012年出生。这个村子离日月湾很近,村里不少孩子从小泡在海里,冲浪氛围浓厚。父亲林亚廉打零工维持家用,开拖拉机、摘槟榔,什么活都干;母亲在日月湾附近的酒店公寓从事客房服务。一家人虽傍海而居,但与冲浪运动本身没有渊源,兄弟俩对水的亲近,始于村里的小河。七八岁时,他们跟着村里的大孩子下河,扑腾着学会了游泳。

真正把他们推向大海的,是一次选拔。六年级时,海南省冲浪队到学校挑苗子,看中了这对会游泳、水性好的双胞胎。“他们问我们要不要练,我们超级想练,就报名了。”林天磊说。那一年,省队新招募了40多名小队员,经过几轮筛选,兄弟俩都留了下来。今年3月,他们正式进入省队。

有了冲浪运动员这一身份后,生活节奏彻底改变。周一到周六,他们每天训练不少于6小时,下海抓浪、划水、起乘,一遍遍重复,文化课在队里上。14岁的少年,生活少了游戏,没有周末的休闲时光,但有浪、海风、冲浪板,和身边那个长得很像的兄弟。

“双胞胎队员,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”负责新队员训练的助理教练黄云翁说,在这批新队员里,林氏兄弟的水平中等偏上,但训练态度特别好,每天都去海边冲浪。

接力赛的规则是每组派一人上场,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浪数,兄弟俩一前一后接力出战。哥哥的水平稍高一些,平时抓的浪多,弟弟的爆发力更突出。训练中两人互相较劲,谁也不服谁;比赛时却目标一致,“我们一起发力打败别人。”

父母对兄弟俩的训练没有过多干预,只是反复说一句:“努力拿金牌,想过好生活,就加油干。”在他们的认知里,只要孩子努力训练,就能站住脚,就是一条出路。兄弟俩把这话记在心里。他们不懂得太多大道理,只知道每天该下水的时候下水,该抓的浪拼尽全力去抓。

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后,兄弟俩没有太多时间庆祝,接下来要备战年底的全国锦标赛。“还有一个多月,时间很紧。”黄云翁说,新队员上场比赛机会还不确定,但希望他们能争取到。

日月湾 逐浪亦生活



沈克堂在工作。陈先哲摄

冲浪板上的一道裂痕,在普通人眼里或许只是瑕疵,但在沈克堂手中,却是一场与材料、色彩和手感的精密对话。作为汐刻(海南)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,沈克堂从河南信阳一路走来,机缘巧合之下成了中国最早接触冲浪板制造的一批“匠人”。从造板到修板,他与冲浪板打了33年交道,如今在万宁日月湾畔,用一双手让伤痕累累的冲浪板重获新生。

“修板比造板更难。”沈克堂说。造板是从零开始,材料、工艺、流程尽在掌握;修板却像外科手术,要先精准诊断“伤情”,再决定如何“缝合”。一块板送到他面前,他先看破损程度,再辨认材质、胶水种类、上色工艺——环氧树脂板、聚酯板、喷漆面,处理方法各不相同。“你看不出它原来是什么材料,修出来效果就不一样。”

最见功力的,是“无痕修复”。沈克堂的要求是:修完以后,看不出这里修过。颜色调配全凭眼力与经验,没有仪器辅助,没有色卡参照,红黄蓝白黑五种基础色,在他手里能调出与原板几乎一致的色彩。“颜色你看不准,就永远调不准。”他笑着说。这眼力,是三十多年在车间里“磨”出来的。

1993年,20岁的沈克堂从河南老家南下深圳,经老乡介绍进了冲浪板代工厂——福祿运动器材有限公司。彼时他连冲浪板是什么都不知道,只觉得能进厂有口饭吃就行。第一份工作是磨尾鳍,碳纤维粉尘漫天飞舞,皮肤被纤维布刺得发痒,同批进厂的七八个人,不到一周只剩他一个。“农村出来的,能吃苦。”凭着这股韧劲,他很快被调到成型部门——整个工厂最核心的岗位。

那个年代没有雕刻机,冲浪板要做出板型全靠手工。电刨、砂纸、一双手、一双眼睛,就是全部工具。左右是否对称、弧线是否流畅、厚薄是否均匀,全凭手感与眼力。“哪里不平,摸一下就知道了。”沈克堂说,那种感觉,是时间堆出来的。

此后30余年,从深圳到浙江,他一路从学徒做到组长、厂长,见证了中国冲浪板代工业的兴衰起落。鼎盛时期,国内有约30家代工厂,如今存活下来的不到10家。许多同行转了行,沈克堂也一度去修紫砂壶,“因为修复的手艺是相通的。”

2025年9月,沈克堂来到万宁日月湾,加入汐刻团队。万宁是中国冲浪版图的核心地带,俱乐部云集,教学板损耗量大。初学者把冲浪板磕出豁口、插进沙滩、撞上礁石,都是家常便饭。过去,海南没有专业的冲浪板修复力量,人们要么用胶水随便补一下,要么把板寄到广东甚至国外,耗时费力成本高。汐刻的到来,恰逢其时。

“一个月大概修五六十块板。”他说。教学板批量送来时,一拉就是一车。修补从补内芯开始,再到胶合、调色、上光、打磨、抛光,通常三四天完成,急件隔天也能交付。他修过最贵的板价值八千多元,修起来须格外仔细。

有一次,一位客人从国外买回一块一万多元的名贵冲浪板,运输途中磕坏了,急着要修。当时沈克堂不在,板子只能发回广东处理。这事让他一直记着,“海南的板,应该就地解决。”

海南省冲浪队在备战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时,曾同汐刻洽谈维修合作事宜。“专业运动员的板,对修复的要求更高,但是我们有信心接。”沈克堂说。

进车间没有文凭门槛,靠的是眼力、手感和悟性。公司进口了全英文操作界面的雕刻机,沈克堂看不懂英文,就看着外国技师操作,回来自己摸索,硬是把它学会了。

如今万宁的海浪里每天都有五颜六色的冲浪板,而修板师这个职业,也正随着冲浪运动的兴起,在海岸边扎下根来。

冲浪板「修补匠人」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